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七

夷四

乞寺田措置土豪劄子　章誼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四

論禦金虜事宜　　許翰

宋欽宗靖康元年上

臣愚伏被詔旨除已具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虞臣竊懷欲有陳而事有理須朝夕上達少緩則已後時不暇爲者臣輒先具其畫一以聞一自

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謂非姦佞貪瀆不進非軟熟
趣和不容故凡爲時所崇奬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
才今不得已則當擢小吏而用之准使虜法借以官
資使攝郡府族有功効而正除之則人人磨厲思自
奮起此賢於前日全軀保妻子之臣寵祿已過如飽
肉之鷹不復鷙擊者不翅百倍矣一令軍政久壞士
卒難恃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緩
急亦可　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與瀕大河帥臣皆
使得擅一方之賦便宜從事以足兵食昔唐李抱眞
節制澤潞以賞罰激勵其民得卒二萬遂雄山東是

時稱昭義兵爲諸道冠令使諸帥各倣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蠲其徭租農隙習射歲終大校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數月之內必欲令下而衆集事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使守令躬親訪問召見喻以忠義寵錫之榮示以寇擾綿數之害借一進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爲用者得分總之縣得三四豪傑則封內勁果忠幹有用之人可盡出矣此其取效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脩則効亦不過二三歲間可以兼行而持久者雖至平世不可易也臣頃亟爲淵

聖言禦寇之務要在邊境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沮壞驅而與戰百不當一故祖宗以來恃邊備不恃都城又聞祖宗之時邊臣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功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而不能得今守帥凡宜於民兵者願著憲令勿復動移增秩賜金以厲勳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域可保邊境可強也一臣去歲道過泗上見歸朝官張企肅言願得燕人三百質其家屬給馬貸金由登萊海道潛入燕境號召鄉黨與叛女真必有大功亦聞已嘗有人

以其策告宰相唐恪恪大笑之北有族人自拱陷賊脫歸者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怨憤金賊欲食其肉臣以是知虜之可離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國家所有若使燕人遂往得地因以封其人過財因以賞其士則金賊支解疾入腹心必不能久爲中國患矣

一臣考秦漢以來用兵之變能覆堅敵者皆合衆弱以爲強如燕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賊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必將加兵鄰壤如西夏高麗大小胡虜等皆有凜凜狼顧之意臣嘗建議欲弃陝西進築無用之地以與西夏增其歲賜與之解怨申

結舊恩使一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中又使人結高麗大小胡虜諸小夷等與之立契丹後則金賊坐見分裂中國將得休息矣按唐遭祿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兩京今但使之擾賊巢穴其利百倍於唐也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魏謂劉裕兵畏其鐵騎衝突以鐵鏁連車爲函陣又趙元昊及時國家亦嘗用車有功今金賊無他長技所恃惟鐵騎耳禦騎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迄莫肯用宜詔有司講明其法而精教之一遷都有經久之制

行幸有促辦之功二者具宜今若近責歲月之利宜
今金陵帥臣集海舡教水戰儲積廩庾待或行幸而
已其他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
心以建國本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旨戒告勿使勞
民然若非一切罷之則恐勞民之戒殆爲虛文昔唐
太宗脩洛陽乾陽殿以待巡幸張元素諫之以爲勞
民不可即罷其役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傷況如
今之艱虞正宜貶損過中乃能下感人心上格天意
凡是府庭官寺粗飭圮壞則皆可以息鑾駕而張黼
扆使遠人皆知陛下盛德所以師象陶唐茅茨土堦

之意天下幸甚右臣度金賊擾邊之期不過旬月若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深入伏望聖慈下臣之言於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願詔速施行庶幾及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無罷防秋人兵　　李綱

欽宗靖康元年知樞密院出宣撫兩河奏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脩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夫

無邊聲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賞親王刦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臨山河間之地不害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塞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所占攄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秋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

人所欲分布河北沿路雄覇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横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邊河一帶控扼地分㸃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枝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賞犒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

也太原之斷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
高麗之師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荊湖
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
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
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
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
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
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
若謂以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憮國土
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又惜小費不爲之備臣恐後

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

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不急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鬬已至襄唐間臣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

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綱被領開封府之命總師大江寧上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蓋景德中契丹百萬人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觀兵既殺其前鋒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帛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生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

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必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刼寨小衄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

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不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

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

主人之室探囊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扞敵則創
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
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
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
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
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
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
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
祐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
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

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勤聲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從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

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二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

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菑之臻
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
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寔盟諸侯司馬晉
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
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
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厲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
儁馭豪傑攬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芟天下之弊事
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浞羿
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
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然大患之從一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
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吾四海且
有橫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
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
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
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嘗道君皇帝採其
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
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
灾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而奏其故譬
猶失火之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

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
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
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
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
謂夷狄之性貪[illegible]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
備宜益治兵教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
譬猶救火之[illegible]而忌嫉者衆讒
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
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
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令

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林也繼體

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踈遠未覩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

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議國是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左僕射六月綱至行在上十事其一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巡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虜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衂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戢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巳定之詔以欵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

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遷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
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幷守黨失
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
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
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校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
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
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
恐猶以和議爲不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
于虜庭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
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爲天下

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郤謀于園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

强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庭莫知安
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
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
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
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
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
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
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
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
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祊易姓建號其不道如

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旣背盟而刼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脩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

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强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彊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强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

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僞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

廷討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illegible][illegible]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illegible]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强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軍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

矣取進止

議戰　　李綱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强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刼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也昔周用鄉

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强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以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恥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李綱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墉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

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爲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蹔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今日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illegible]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illegible]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

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閒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益脩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

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
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
預遏絶之不然待其旣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
熟計而幸察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高宗紹興間上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
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
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
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廢屏伏海濱曾不遐遺

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闇踈曾
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覃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僭逆之臣挾强悍之虜提兵南嚮俶擾淮壖其意蓋
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
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
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
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逆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

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𨍏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流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昔如秦恭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illegible]小[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illegible]蜀漢年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

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
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
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
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
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
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
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諸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
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
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
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萠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餘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

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料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復故都以截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持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君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

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
作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僣逆之臣可
正藁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
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
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
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
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
其江山雄壯地勢寛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
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
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

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

爲自强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内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内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逃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䘏之自賊中來歸者

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强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决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持甚欲淺言

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

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
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
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
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
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
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
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
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
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
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

閶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埸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未

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其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黄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眞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

始業於勤勞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料[illegible]有

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嫌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秖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衆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事是和亦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

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有不悟哉抑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使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决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

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
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旣明賞
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
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
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
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
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屬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
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
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

君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至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覇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邪之

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誠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瑋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

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叅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讒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羅此謗耶遂使陛下宵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

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

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

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悶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用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寛仁秪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黒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

諭之究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覩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戢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渝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强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

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上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

志崇旗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壘室其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下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麤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

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失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焫及之

其在五臟滲刺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鬭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蔉之力乃獲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

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符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郤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

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

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存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

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

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己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閒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彊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

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壽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應才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毎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務羌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

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遠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惟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論金人失信　　李綱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聞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戲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

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淵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長久之計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

於夷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扶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巳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横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况夫夷狄强暴中國豈可

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信失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咸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自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和戰　李綱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横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横人憑

軾結駟說以連横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胸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羣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横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吞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横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親和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謂和今人則

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賊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臣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持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邪不共戴天單辭重幣秖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脩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

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亦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脩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豫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揺益務自治自强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横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進兵劄子　　李綱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二賜引對踈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忻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藴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

見朝廷軍政不脩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疆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古之善用兵務簡至精卒能以少擊衆如干將祿鍊選乃可鑄鏌英之致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

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令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爽多費以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一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為敵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巳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

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而今之人將號爲出羣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

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牛銳首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

合之過也戰貴設伏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壯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先山川林莽薈蘙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支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屠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

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縱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握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

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備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敷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涌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鱉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

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戭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典糧餉爲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殍相望於路雖淛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

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冦盜有違吊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與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令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郡敵哉兵

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盡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多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

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爲難而况於負乎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

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旣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旣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旣修莫若小試勸兵於山東

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粮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海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數十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

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今

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

者使戰得一勝則士卒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

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攘玁狁南征則

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illegible]發然常武之序曰有

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

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

然兵威方彊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

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

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王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

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李綱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僞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虢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傒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為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論金虜遣使　高宗紹興八年上　李綱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

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illegible]方偽
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
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
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
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
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
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
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
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
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偸安朝夕無

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讐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

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邀返帑藏為虛初不得其要領今者虜使薦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臣聞忠信為國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

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宫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曲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

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湘四川盡從
之五也此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
曰詔臣下則以稟令聽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
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
相遼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
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推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須
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
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
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
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

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淮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单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

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
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
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二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
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
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
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
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
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
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

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軸轤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晋有可為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于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夷狄之制於但推之乎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illegible]何議[illegible]之[illegible]吾民何奈後世史册何且[illegible]功者

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
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
罰以振起之尚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
罰皆不出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
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蕭威令一去如神龍
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
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
於強故大王事狄句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
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太王居
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

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讎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棄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

恐爲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揺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擲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説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爲福轉敗而成功胸中昭然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專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脇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

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締緒之功倡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頗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説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

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
之謀選
之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
自治自強之計而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
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
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
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
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
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
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
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

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遂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月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illegible]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省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稟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

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讐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惕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

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罰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爲言猶不足信而況於復故境[illegible]受[illegible]乎惟智者

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藝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禍也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誅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酈瓊之變以巳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

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
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
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
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
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
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恥不敢自
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
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謂使事
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
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論禦虜十事　高宗時上　呂頤浩

伏惟陛下卽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偽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胄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彊而終爲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乗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於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

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

違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

兩路獨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

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

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

置以聞况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

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

善攻城惟金人慓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

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

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爲魚肉爲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汉民心者此也

二三[illegible]奏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所請之[illegible]云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

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詔羣策延[illegible][illegible]
辱之時而大將王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
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而為之
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
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苻堅舉百萬之
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illegible]
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illegible]
安知我之弱不為彊彼之彊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
氏以謂其彊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
定廟筭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

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已明斥堠以殄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嗟跌臣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講究彼已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

敗衂如今日之甚者葢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歴趙魏絶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决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爲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濼入濼之後馬不餵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濼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粮與六月之師破之必

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

貴知彼知己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將[illegible]之至難傳曰有必之將無必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林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illegible]人之明不可勉強、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illegible]、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彊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爲急、臣願

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四廂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遷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僱趙

哲平建寇、此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軍兵無斥候、單無行伍、止是選擇彊壯有膂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驚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

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獘往

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於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

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

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

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

彊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惟駭又如

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

令治舟楫紋箄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

堠者此也

六曰[illegible]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

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若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虜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與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胸近者鏑弇

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築大砦臯种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鷂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蹶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

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爲將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爲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内彊弩并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郄敵人既郄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爲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㝡能及遠然其藝雖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

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縣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

胄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焉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illegible]所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illegible]人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illegible]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日備[illegible]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illegible]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

[illegible]淮南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illegible][illegible]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荊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

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鬬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荊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

緩臣所謂偹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至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鋭人兵在黄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燒橋梁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

下尋覔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審竊前去措置若可解折即權暫解折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卻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折即南岸措置猛火油准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差擾等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

州郡尚未退師若駿驍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爲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廬或光濠一境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

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靨鎭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爲一陣使人自爲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靡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顚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

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俟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臣昔孟氏之敗

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曰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軍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救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虎牢而不受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以太宗處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根草有地利我爲主彼爲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瓜剖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愛能何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

休軍潞州斬樊嶷何愛能以御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論金人彼此形勢　　　　呂頤浩

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戎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擢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眞國通好女眞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illegible]

遂陷中原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
罕也爲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堇蕭三太師高慶
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爲之將帥者爲不轄日
國王余覩婁宿孛堇三太子四太子撻辣耶律之徒
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
勢可謂彊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
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
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虜性嗜殺
將兵所至族其彊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逆結
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离不余覩

蟾目國王婁宿孛堇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於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撙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畧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挫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

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玠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使金無益十事　　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　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

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

臣聞其人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
欺紿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辭一使臣
其何能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
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
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
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
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
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
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
恐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

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旣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亾今日亦必赴敵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爲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淸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代九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

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唱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遺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犬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

險以禦之彼冉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晏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讎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議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爲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說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

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宜逹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逹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

不僥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眞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汪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第或未可惟是堅守

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餙辭之行非特無効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被詔書尚加奬諭先以爲榮令焉内愧所以致詳盡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諭不敢強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論備禦金人　　葉夢得

高宗時戶部侍郎葉夢得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驅入塞然今春以來散

遺醜類西陷關陝東殘青濰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理貿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寘從橐感激恩遇思報萬一不無螻蟻遇計妄意虜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禍則我徐爲後圖實未爲晚若以西北諸路郡縣焚劫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犬羊貪婪吞噬未已不若使守空荒既曰夷辜豈肯素久陰懷窺伺則乃係天道爲殘僞臣實逆其兵矣天過有三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抵襄鄧乃據其沿西我舟楫人卒

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釆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壽考引滁泗以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擣楚海右驅陳潁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恃以為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叡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為不可勝安危

之幾間不容髮臣以謂寇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陰以備西南則郗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固未為至計是以適幸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意再動故此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彼以甲兵為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

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粮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刼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困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附欲戰則或潰而奔逬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為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為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徵為敗衄以驕我之氣或蹔為歛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為侵侮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之策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益廣睿筭深詔大臣歷考古

今之變及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爲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爲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粮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内矣臣區區不勝大願

論自治之策　高宗時上　趙汝愚

臣疎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擢登禁路非

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
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
則國家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
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
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
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
明獨運威畧如神多士盈庭筭無遺策使臣空竭肺
腑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
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
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

弟爭立虜酋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旣立少子而復愛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爲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旣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仁壽爲名久欲爲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卽日可定矣何至捨其已成之業而犯衆情之所難棄中原之奧區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臥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爲遽自遁藏深形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識趣凡近斷深察

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爲悖謬而
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
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
者強暴不仁好行武事志在傾奪將爲亂階臣始聞
之常竊私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
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
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志素蓄姦謀
接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沿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
奔馳飈去倏來人不知其爲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
不死必能大爲邊患使虜人善自爲計委之南據汴

都授以偏師用爲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非小其人蓋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秉北方士馬之强爲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爲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北方爲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榮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爲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爲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爲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

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爲深失也臣又聞方逆亮時剪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爲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爲一旦乘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簒時簒弒皆在巳年今茲北遷將爲厭厭勝然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衆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

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逋逃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胥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伺隙倔起自奮弱則請服強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爲是三說詳觀事勢朕兆已萌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朞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常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

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illegible][illegible]人急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蓋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illegible][illegible]一三[illegible]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爲總師者當[illegible]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賓佐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佑逆亮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

要不可以是爲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郎尊位於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心恢復之期不俟而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者難期王須朝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豪傑[illegible][illegible]在臣[illegible]者言豈[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不望中[illegible][illegible]

之功也然計其功効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勘於
白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
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
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
虜酋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
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
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為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
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閒廢之中存
中為之傾貲結納故能卒収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
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得

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羣材以修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遺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為虜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復以我為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乞守臣措置土豪　章誼

高宗紹興間戶部尚書章誼上

臣竊聞劉光世奏金人忽生南渡之意又聞通州僉
臣劉鑄奏金人來年正月初一日渡江又聞江陰鎮
探報北岸有船數千隻臣參驗三人之說則金人南
渡之計決矣蓋金人去歲嘗以冬月渡江矣陛下御
輕舟乘風遵海而南彼方崎嶇山陸當建康屢戰之
師踰錢塘城守之阨且復再涉重江是以追兵不得
以速進也今時則異於此矣大駕駐蹕會稽北直通
泰彼將方舟結筏徑渡三江之口騎兵舟師水陸兼
進又自立春之後風起東方海行之舟有類退鷁覆
却可慮虜誠出此則我之所保水失乘桴之便陸有

追騎之虞廬賊計中矣臣以是思之則三人之報不可忽正月大渡為可信不知朝廷亦嘗慮此乎使三人之報不實則大幸矣使其不妄則正日逼矣將何以待之耶臣聞臨安府守臣李光願統浙西土豪為國屏翰朝廷何不聽用其言稍假事權使[illegible]其衆藉為禦侮非唯臨安一府也二浙諸郡江東江西一切委守臣速行措置明降詔旨諭以力戰堅守之策降去退保之令有能竭節城守扼險破敵與夫懐私退避並緣為奸之人來年事平之後大明賞戮如此則金人雖欲南渡有所不敢設其敢渡諸郡之兵且戰

且守或犄或角日夜追逐數萬之衆可立盡也一戰
而勝虜人終身懲艾陛下國勢立而彊土復矣臣不
勝區區愛君憂國之誠惟陛下留神聽納與將相大
臣迹圖之